

新 中 學 文 庫
小 說 的 研 究

培 理 著
湯 澄 波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Bliss Perry
湯澄波譯著

漢譯
世界名著

小說的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二版

(89023.1)

漢譯世界名著 小說的研究 一冊

A Study of Prose Fiction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Bliss Perry

譯述者

湯澄波

發行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有
必究

原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在於討論小說藝術的大綱。初版在一九〇二年，並且重版多次，所以對於牠所會仍然含有的事實錯誤我實不能辭其咎。在此次刊版中我在書裏改換了幾段，我原想加上一章論小說中的對語的，但此章現在尚未作出。

著者在未企圖把某種式樣演講之前湊巧是依着那種式樣而作小說的人，而他現在覺得學院的觀點又已被他在編輯大西洋月報期內所得的種種印象加以修改。究竟對於千萬小說作品的職業上的試驗能否提高那個人的小說藝術程度，可以是一個疑問。但是這個編輯的經驗，附之於其他種種研究本題的方法，可以以爲是對於研究小說家作品的本書有些實際價值的貢獻。這好像是一個熱烈於藝術的人——曾做畫家的實習工夫而又做過繪畫的講師的——被迫着去擔任展覽會中標掛委員的職務，而現在抱着一種經過了各種失望還依舊存在的熱情向着他的

藝術品，站在圖畫走廊中的椅子上向來衆說教！因爲本書中總有多少說教之處，是不能否認的。忠告的習慣深伏於新英倫人的心中，好像在蘇格蘭人中一樣，而許多不能說與史梯反遜有許多別的相同點之新英倫人至少都和他有這一點相同，就是他『由死者中站起來說教。』

這裏應該清清楚楚說出，本書全沒有追溯英文小說歷史的野心。那種工作已經有幾本很卓越的手冊，很易得的，準確地做出了。但是我關於所說及那種藝術的各方面的例證都大部分是由英美小說引出的。雖然我相信我沒有輕視當代較重要的作家的作品，我卻沒有援引『本年小說』來潤飾本書的企圖。反之，無論在那裏，倘若援引大作家如司各德及撒格利等的作品可以達所欲達之目的者，則我卻樂得援引，我知道他們的書籍遠在本年小說消滅於記憶外之後將仍然會被人們誦讀。（餘略——譯者。）

目次

第一章	小說之研究	一
第二章	小說與詩	二二
第三章	小說與戲劇	三九
第四章	小說與科學	六〇
第五章	人物	七九
第六章	佈局	一二
第七章	處景	一三四
第八章	小說作家	一五九
第九章	唯實主義	一九六

第十章	浪漫主義·····	二三七
第十一章	形式問題·····	二六二
第十二章	短篇小說·····	二七六
第十三章	現代美國小說之趨勢·····	三〇八

小說的研究

第一章 小說之研究

『用工之途較好於讀小說者鮮矣（我不是說不應幹別種事業。）』——約維脫（Towett）人生與文學。

其中種種問題之性質

無論那種研究，起始之時都應該對於其範圍作一個緒端的考察而提及後來在研究中會發生的種種問題之性質。倘若所研究的範圍是屬於文藝的，學者的好奇心便自然會被所研究的藝術的各方面所鼓動。他的興趣可以根本上集於藝術家身上，也可以大部分注於藝術作品自身，也可以留意社會對於此種藝術所持之態度。比方研究小說，有些人會把他們的好奇心專集於小說

中超卓作家身上。有些人則不甚留心於作者的個人特性而很注意於其小說。更有些人則想知道那個讀小說的社會的種種特色，覺得這樣用功有很大益處。所以關於小說研究中所包含種種問題之普通性質，我們爲現在目的起見可以指出小說這種問題是關於文學藝術家，專門的藝術品，及這種藝術所必須多少特別接觸的社會的。

對於小說之普遍嗜好

我們若記得人類對於小說之嗜好怎麼普遍，我們便會覺得研究小說是有多少尊榮的。薩格利 (Thackeray) 在 Roundabout Papers, On a Lazy Boy 中曾說過：『小說之嗜好是擴張到世界之窮盡處；遠在冰雪深處，水手們在長夜中，你念給我聽，我念給你聽；遠在敘利亞星光之下尊嚴的酋長及長老也靜聽詩人所說的故事；遠在印度營幕之中，兵士也在烈日間操練之後，細聽某某的故事；遠在小喀爾 (Chur) 之外，懶惰之孩子們也打開佳作以飽其眼——他們知道其需求是怎麼樣，商家必要供給之，好像他們供給馬鞍及淡麥酒於孟買及加爾吉打一樣。』嗜好小說的

普遍性之大，祇有那種須待讀小說以滿足之的興趣之博雅可以與之相等。有些最有理知的人都承認最非理知的故事有無上的重要，而很愚魯的人又常常——由最足以令人欽羨的方法——力求同化於名篇小說所表出的高尚思想和深切情緒。興味是隨着我們由少年到壯年到老年而變遷的；牠們（興味）隨着重要經驗、而變遷；牠們變為精微或粗鄙隨着所供養的肉食而定。但是對於『故事』的欲望是歷幼稚及野蠻時期而不變的。此種欲望是發達最甚的個人和種族之精神的渴望之一部分；而想預料小說到那個時候才不復為世界文學作品中重要部分，是斷斷不可能的。『我們知到其需求是怎麼樣，商人必要供給之。』

讀小說之種種目的

這種小說的欲望不獨是為人類之通行的嗜好，並且我們也要知道各人讀小說的特別目的也是差別得很利害的。許多人中意讀那種其材料自己曾特別關心過的小說。是以讀過歷史的孩子很容易會趨向斯各德，有科學思想的少年自然會嗜好佛爾恩（Jules Verne），而長成之人亦

屢屢因其性之好冒險，遊歷，研究禮儀，社會神學或倫理學而定其所讀者爲何小說。有些人則倒要揀擇那種和他的日常討探或思想習慣最相反的故事。雖然絕端依靠瑣屑而駭人聽聞的故事以供精神之休憩實是知力源泉枯涸之表示，但這種有反常性質的小說，因爲牠有能力把過勞的精神遷移或甚至放蕩到別處去的原故而被揀擇的，實能達到一個有用的目的。由車上賣小說的童子之觀點而論，則最易吸引遊客之注意的小說便是『一本好小說』這種童子的批評標準實有許多可議之處。其次我們對於小說之揀擇也有許多是根據於那種求所以增廣我們的經驗的無意識欲望。像 Rudder Grange 中的白莫拿一樣，我們可以先洗碗碟然後去追隨英國貴族的探險旅行，我們和哈地同去旅行一八四九年的加利福尼亞省，和吉白凌 (Kipling) 去遊印度的山營，和巴薩克 (Balzac) 去遊巴黎或法國的各屬。這樣，我們可以迷想地生活在那種倘若我們的情況和現在不同便可以有的生活中。我們在小說中找得一種對於實際生活之抑鬱及枯寂之酬勞，或者反過來說，我們既覺得實際生活太奮力及太激擾，我們便迴避於藝術爲我們而開放的靜的聖殿裏。我記得有一個礦師方才到了美國東方來，在馬背上走了幾千里的路程，經過了樂磯山

中最不可近及最危險的礦營。他想找些東西來讀，便去求教於他的朋友，一個化學教授，終身在自己的試驗室及家庭中討生活的。那個朋友把一本奧伊德（Orida）所著的激盪的故事，自己曾在故事中放蕩過的，介紹給他。但是礦師嫌這本書太過激擾，所以便安安靜靜用了整天的時候去讀哥各爾夫人（Gaskell）的Cranford！小說讀者的各種人中，人數最少而最能欣賞美好之處者就是那種沒有成見而祇要牠是一種藝術的美好及高尚的作品之讀者。莫伯桑在 Pierre et Jean 的序中有幾句常常被人援引的說話，已經把這種意思表現出來。這幾句確是應當常誦讀的話。『社會的人對於我們小說家有種種的說話：——「令我安慰呵，令我快樂呵，——令我憂悶呵，——令我傷情呵，——令我夢想呵，——令我哭泣呵，——令我思想呵。」但是有些上等的人則會向藝術家要求：「爲我做些情緻的東西隨着你自己的脾性表現於最適合於你的形式。」』

獨斷性之廢除

既懂得揀擇小說作品的動機是這麼複雜，則我們之廢除獨斷性，便較容易一點了。對於任一

個人想爲他做一個『最好小說』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人類的性質及美的陶養參差得太過厲害。可是批評在這裏實有一種我們不應該忽略的職能。牠應該可以把握一本書的客觀性質揭露出來；說出內容是什麼，並且判斷內容所穿着的形式的優美。我們重述『興味問題無可爭辯』（*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那條陳舊公理之時，不應該引伸到該公理所表出的顯明真理之外。興味純全是主觀的事情，對於興味之辯論雖很有趣然實毫無用處，祇足以表證個人的性情及其陶養罷了。但是興味的對象有些積極的性質是值得分析及討論的。有些人以爲特路洛比（*Trollope*）的 *Framley Parsonage* 勝過霍桑（*Hawthorne*）的赤字（*Scarlet Letter*），有些人的主張則適與此相反。討論其孰優孰劣也許是無謂，但是批評則實在可以切實揭露二書之特色。批評可以指出牠們結構及體裁之大別，可以指出每本故事之優美點及其限制。這種討論常常是以闡明內容而極有價值；我們不能說這種討論祇是個人的幻想而拋棄之。一個人可以取諸古律茶爲早餐飲料而謂牠勝於咖啡；他知道自己中意什麼，和他辯論及他的興味也許沒有價值。但是他的醫生知道兩種飲料中之化學分量及牠們對於病者消化機官的效果，總可以告訴他

那一種較爲滋養或較爲激勵。醫生對於諸古律及咖啡之種種積極性質之解釋可以拿來比較一個老成的批評家對於書之成分的判斷。醫生述出他的意思之後，病者仍然可以說，『可是我中意咖啡，所以我仍然要繼續飲牠；』批評家說過一本書是平庸或下流之後，牠的讀者或者比較前時還多起來也未可料。倘若那個醫生和批評家是有哲學的癖性的，他們便會聳聳他們的肩膀而說出『興味問題無可爭辯』的怨語。他們已做完他們的責任了，再討論下去是無用的。

研究小說與小說享樂之關係

我們在這裏又接觸到小說讀者間另一種根本差異。有些嗜好一切藝術的人想把他們對於美好對象的享樂和那種享樂的分析完全分爲兩種絕不相關的事情，他們寧願不知道一切保持快樂目的專門方法。有的音樂及繪畫的賞識家公認是由他們自己對於曲調或畫景之個人的印象所指導，完全不關於音樂或數理或畫景定律的知識。這種印象派的求樂論調實大有其論理在，而此派之附從人尤以在小說讀者中爲最多。一篇故事的讀者中很大部分對於小說家機巧之技

術方面是完全沒有趣味的；他們只顧及種種結果。當史梯反孫或詹姆士談論小說家藝術之種種困難及種種成功之時，他們或者會靜聽，但是他們所關心的，主要上祇是想實際追求另一種好故事罷了。盎格羅撒克遜人對於美學的問題尤不關心。他們不相信對於一種藝術之專門研究可以增加那種藝術的享樂。本書和有些讀到此處的讀者們，彼此意見相同之處正就是在這裏（正與他們相反。）

因為我們的討論是根據於「研究小說確實可增加小說之享樂」的默許的假設上；我們以為最小心研究過建築學的遊客在一間壯麗寺院所取得的愉快既為最多，則文學藝術的精通學者由那種藝術所產生的名著中所得的愉快，亦必為最大。關於這條專門知識與享樂關係的理論的實施方面我們自然要運用些少常識來研究一下。經過考察的分析或班房的解剖而猶能有存在位置並且到底實可以供給愉快之小說，原本必定是一本好小說。倘若那件玩物是充滿了木屑的，那就不探索其內容為較好。但是倘若是大作品——如 Henry Esmond 或 Adam Bede 或 Ivanhoe 之類——就斷不怕會減少學者的愉快。他不久便會見出為餬口而作的下流作家之

通用慣技及庸俗計劃；大作家的書籍則依舊是一樣神奇。知識與情感必要保持在適當的關係中。知識是好的，但若是自己想得一種藝術作品之形式及意義，則情感（或感覺）更好。分析必定要隸屬於綜合；在作品的整體所供給的總印象中，瑣屑的事端必要拋卻。可是對於名篇小說的綜合的，概括的，同情的觀察之顯示於無意研究的讀者似乎總是不及顯示於那種細心研究文學所持以達到最高目的的方法的人那麼多。

研究小說之方法

最好是用那一種方法來研究小說呢？在學校中大部分會視班級之大小及其程度，講演制所採用到的界限，藏書之便利，教師個人之脾性及陶養而定。各個學生，或者讀書社的社員，必要多少被特別情況所管束，但是仍然有種種研究法式，為開始研究時所應該從中揀擇的。

歷史的方法

比方英文小說便可以用歷史方法來研究。牠的起源及發達之主要趨勢是不難追溯的。一個人可以設法隨着歷史的次序以讀小說。他可以找出種種優美的手冊來作他的指導。用歷史方法以研究一種民族文學之任一種模樣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以小說而論，這個方法也有不利之處。很少藏書樓藏有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材料，或者能夠代表好些自那時以後直至斯各德（Scott）期的小說家。一個時代的較小的小說比之名聲較大之作品，每每能夠較確實地代表那個時代。但是雖然有材料在手，人對於一半忘記或完全忘記的作家亦往往以間接的意見爲滿足，而這種隨着聽來的意見過去的懶惰趨向實在很足以爲研究英文文學之羞辱。讀者倘若想由批評家或歷史家的意見中獲得大益，必要把原書放在自己的手中。自然每個研究英文小說的人都應該略些知道英文小說在歷史上的進步情況——至少都應該知道羅利教授（Raleigh）（註1）或各路（Cross）（註2）的小書中所說的那麼多——但是在平常情景中想所得的能較此種概略的材料爲多，則能達到與否很屬疑問。但若果是較高級的學生，有適當的藏書便利，那就他對於小說的歷來發達情形之考察必覺得很有趣味而不忍拋棄。